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程晉錫

滋溪文稿卷二十四

元 蘇天爵 撰

制誥

曲赦雲南詔

朕纉承正統臨御多方永惟兆姓之咸寧恒懼一夫之不獲矧爾西南之地皆我祖宗之民德澤涵濡富庶安集比因僭亂阻遠闕廷致無事以生疑師同惡以相濟

爰興師旅殲厥渠魁猶慮脅從未即率服原其詿誤良用哀矜庸推肆眚之恩啟以自新之路於戲帝王之德葢莫大於好生臣子之心尚無忘於效順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丞相耶律鑄妻鈕赫氏封懿寧王夫人制

朕繩祖武追思社稷之元勲加䄍王章爰及閨門之懿德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妻鈕赫氏謙柔有則專靜自持簪紱襲芳相爾金源之巨族珩璜中度佐

予黄閣之名臣處富貴不失其常奉祭祀能成其孝女史共師其淑行宗姻咸仰其令儀雖遣偕老之榮宜舉飾終之典於戲鴨江舊壤聿隆大國之封鸞檢新恩庸正小君之秩尚期精爽式克欽承可

冊中宫詔

古先哲王天立厥配上以承宗廟之重下以正邦家之基朕奉先朝之燕謀入纘大統祗遹慈闈之聖訓擇建長秋皇后巴約特氏乂祖忠勞弼亮社稷流慶澤於後裔

宜表正於中宮若稽典章煥頒禮命乃於元統三年四月五日授以玉冊玉寶於戲典崇王化尚惟風動於四方惇敘彝倫其永治隆于萬世

祝文

三月一日時祭太廟祝文

有嚴太室祼獻惟時雨露春濡孝思罔極祗循彝典申薦虔誠尚祈顧歆永錫純嘏

四月時享祝文

於皇祖考合饗太宮炎律凝長流陰易感虔修禴祭式
展孝思明靈居歆錫羡繁祉
奏告太廟祝文
嗣膺統業寅奉宗祧比以虧和寢恙未巳爰修虔祀申
禱皇靈尚祈鑒歆俯垂開祐惟錫福祉永保神休
皇后造冊寶破玉開篆祝文
纘承丕緒風化攸基念昔哲王咸資内治肇修寶冊璞
玉斯攻惟爾有神尚祈陰相

嗣膺正統思厚人倫爰正中闈聿修陰教肇新典册玉篆斯鐫神其相之益綏福履

皇后受寶册告祀郊廟祝文

祗荷天休纘承聖緒有嚴内治正位長秋爰即郊丘前期申告尚憑煙燎昭是忱誠

靈承祖烈膺荷邦圖思正中闈協恭宗事先期昭告式薦明禋尚祈格歆永錫祚亂

普慶寺祭三朝御容祝文

於皇三聖肇啟洪基嗣服云初孝思有永顧瞻館御玉色如存獻享惟恭敢祈昭格

太廟脩吻獸奏告九室祝文

繹繹太宮明靈攸宅風雨所薄鴟吻敧傾涓良潺工繕治惟謹仰祈監佑永保厥寧

即位後告祭太廟祝文

於皇祖宗丕建鴻業纘承伊始祗遹先猷吉蠲孔時肇修禋祀尚祈昭格錫羨蕃釐

長春宮設清醮青詞齋意

日躔析木眷六甲之循環乾奉道樞祈萬靈之敷佑乃嚴靖館祇率明科陳清醮以肅儀奏赤章而達懇冀通真聖申衍壽祺胥及羣生咸被多福

嗣膺寶歴底區夏之敉寧顧瞻琳宮緊仙遊之所御恭修祠醮升薦忱誠冀太上之居歆幸列真之凝鑒丕迎景福迄致豐年益綏熙盛之圖永保靈長之慶

周公晷景殿竪柱上梁祝文

聖人有作制器象天奕奕殿庭數離風雨涓辰庀事棟宇斯興維神右之欽若天則

五福太乙宫上梁祝文

於赫邦圖密資道廕行基所舍大起琳宫肇舉修梁維神是佑尚迎五福普錫羣生

丞相宅竪柱上梁祝文

桓桓師相社稷元勳爰讐其功賜建大第涓辰既吉柱石是基尚賴神庥克相厥役

國有大臣宗社是輔救興甲舍密邇宫垣諏日既嘉崇梁上構維神相事永保攸寧

抄紙坊開樞祝文

泉貝之興原自古昔因時立制以權重輕當歲之春肇造楮幣神其克相國用阜殷

印鈔庫開板祝文

泉貨之用式厚民生若稽舊章圜法是則造幣伊始蠲吉致虔神其相之利周四海

七月時享祝文

紹履基圖祗承廟祐率循故典時邁行都素律云秋孝思永慕爰脩常祀冀蒙鑒臨

十月時享祝文

九廟舊章四時裕享屬臨良月永慕先猷吉蠲大烝明靈歆止尚祈景福垂裕無疆

表牋

元旦賀表

鳳歴授時法春秋之一統龍墀輯瑞謹周禮之三朝凡在照臨悉同蹈抃睿哲以武温恭而文發政施仁稽若
祖宗之憲對時育物裁成天地之功屬至治之昌期履
上元之景運二儀開泰九有均歡臣等職忝攸司躬逢
華旦五雲金闕瞻穆穆之清光萬歲玉巵祝綿綿之聖
壽

聖節賀表

皇極居尊時乂無爲之治星樞紀瑞光增有永之符禮

肅班行慶傳黎庶實聰實睿克寬克仁命官以振臺綱式是百辟降詔以蘇民瘼使于四方聿臨日景之長茂對天休之至臣等恭逢誕節忝列從臣貝葉繙經錫箕疇之五福玉卮進酒致漢嶽之三呼

千秋節賀牋

南極騰輝光啟前星之瑞東闈介壽歡分下土之心禮肅簪紳福綿宗社仁明性稟孝友生知夏清冬温克謹事親之道月將日就茂隆典學之功肇新一歲之元益

行千齡之祝臣等叨陪法從幸際熙辰甲觀吹銅延想燕禖之慶震方主器永依鶴禁之雲

賀親祀太廟禮成表

慶纘丕基聖德聿光於祖烈恭祠太室孝思述美於先猷於昭文物之華允屬邦家之祉功高揖讓德本誠明玄武鈎陳丕受萬年之神策黃流玉瓚欽承九廟之威靈誕敷寬大之書允格馨香之治臣等叨居宰路肅侍齋宮奉璋莪莪樂覩肇禋之鉅典降福簡簡願推錫類

之深仁

賀冊中宫啟

鳳扆當陽光啟中興之運翬衣正位聿彰内治之功典冊昭華邦家闓澤儷尊皇極毓德王門蚕親圖史之文動履珩璜之節出居潛邸悉知臣下之勞入奉太宫克相宗祧之祀誕膺顯號丕叙彜倫某等幸際昌期獲瞻緯禮詩宣風化茂隆億載之基頌衍壽祺願共一人之慶

賀登極表

龍庭正位嗣祖宗肇造之基駿命在躬啟歷數重熙之運綸音誕布綿宇均歡睿智有臨英明獨斷慶協大橫之兆光膺令緒之傳克享天心日月星辰之順軌式孚民志謳歌獄訟之來歸億萬年以承休三千臣而德臣等忝司端揆茂對昌期皇極敷言願賛維新之盛治泰元神策益隆有永之貞符

賀建儲表

黃屋膺圖嗣祖考萬年之業青宮正位隆本支百世之
傳典憲肇新邦家具悅堯仁廣被舜德重華永思神器
之安實慎元良之選因心則友允符聖人之公立愛惟
親丕厚天下之俗光增九廟之重慶溢三靈之和臣等
忝列台司獲覩盛禮星暉海潤頌聲行播于寰區月恒
日升壽歷益延于寶祚

賀登極表

宗社儲休丕纘皇圖之正統穹天眷佑於昭邦命之惟

新三辰宣華六服寧謐聰明時乂濬哲生知慶承令緒之傳光應大横之兆舊勞於外周知黎庶之艱難允執厥中克協帝王之治化歴數肇更於鳳紀衣冠咸輯於龍墀臣等躬際清朝叨塵法從端門號令既普洽於民心延閣圖書願緝熙於聖學

登極賀太后表

天下歸心光啟龍飛之運禁中決策允資燕翼之謀景命肇新洪圖益固德全坤載功定乾維所與惟賢諒再

安于宗社不私其子實惇叙於彛倫端居長樂之尊克
嗣徽音之美臣等躬逢慶會忝列從班壽介萬年永祝
慈儀之聖教行四海聿彰孝治之隆

皇太后受尊號賀皇帝表

慶纘堯圖龍衮尊臨於南面光昭寶冊鴻名薦美於東
朝載惟典禮之新允屬邦家之祉聖學稽古玄德重華
永思神器之承實本慈幃之懿推崇顯號親親廣愛敬
之仁遵守彛章業業謹盈成之治自今以始長發其祥

臣等忝列從官聿觀盛事日隆孝養式符四海之驩心
天錫壽祺益衍萬年之景命

天壽節賀表

四月維夏天昌誕聖之貞符萬壽無疆人祝祈年之善
頌旂仗儼陳於北闕簫韶律應于南風凝命穆清宅心
濬哲秉六陽之嘉會撫億世之洪圖訪道石渠日覽唐
虞之大訓問安長樂時聆任姒之徽音載臨震夙之辰
茂履丕平之祚臣某等班趨文陛職忝諫垣金鑑露囊

顧緝衣裳之黼黻紫薇華蓋永瞻箕翼之輝光

賀正旦表

歲正天元協氣蒙於廣宇禮隆王會縟儀藏於明堂萬
象肇更三朝伊始誕膺景命寅奉丕圖欽文稽古於神
堯誠孝聿彰於帝舜橫經講道衣裳端拱於金華推策
授時歷數宣和於玉燭羣生咸遂庶績其凝臣等躬際
清朝班聯法從日新聖學敬陳東壁之圖書天錫貞符
仰祝南山之壽考

大明殿秋宴教坊致語

黃屋膺圖瑞日光臨於下土彤庭受貢needs雲慶洽于中天方金行肅殺之期適玉宇謳歌之盛肆陳燕饗申惠臣工仁孝在躬聰明不世荷三靈之孚佑席累聖之重熙睿畧神謨舉而措諸事業宸篇奎畫煥乎其有文章丕承令緒之傳允協大横之兆星空貫索犀元沐汪濊之恩歲符泰階九扈生豐穰之瑞屬嗣服之伊始爰折俎以示慈鳳扆當陽瞻睟容於咫尺雞人唱曉喜麗景

之舒遲旂仗周廬簪紳在列勑宰夫以烹鼎所養惟賢命酒正以行觴咸醉以德樂奏仙韶之曲聲協治世之音雜鳥獸蹁躚之儀縱魚龍曼衍之戲既歆渥賜胥抃太平東海蓬萊樂聖幸陪於鎬宴南山秋色祈年願纂於堯封臣等欣遘昌辰叨居法部敬敷口號上瀆神聰

閶闔宏深紺宇涼仙班齊拱御爐香日升若木開晴景雲繞蓬萊動瑞光百辟衣冠趨劒佩四方玉帛走梯航鈞天樂奏宮商沸同向楓宸獻壽觴

祭文

祭默庵先生墓文

於惟安氏世為儒家爰及先生再振厥華資禀清美威儀柔嘉圓方有則圭璧無瑕窮經講道探討幽遐作為文章粟米絲麻務適於用靡事浮夸容城汎翁名著昭代德有本根學有原派先生聞之欲走趨拜適翁去亡遠墓長慨又聞南方禮樂攸在盍往游焉以觀其會中途疾作還歸言邁教授鄉里羣士景從賢愚銳鈍萬不

不齊同如飲大河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取之不竆邪説是排正學是宗操存涵養博大明通他人所難先生從容天爵少年實侍函丈曽未卒業奉親北上天降禍災哲人淪喪凡我同門孰不惆悵網羅遺文序次事狀天爵此心惟先生實諒之尚饗

祭馬翰林祖母張夫人文

於惟夫人女德是茂來嬪洪族允宜厥家孝於翁姑以誨諸子有孫克顯碩大而文輔德春官執經内殿錫封

大國象服有光溫清甘旨祿養具美既康而壽順以歸
全凡在夫人福德能備輤車載塗哀榮何極式陳薄奠
侑以誄辭尚享

祭劉承旨文

往在至元碩士如雲猗歟文獻公實其孫生際明時獲
親先覺蔚有時名克紹家學容臺辟雍金馬玉堂尚書
侍御集賢春坊朝踐暮敭四十餘歲優游清華遂以卒
世公之雅志不尚立名嚴重簡默具曰老成壽或罔康

祿罔或久公兼有之夫孰能偶及時懸車燕尊齒毛公
踰八秩不敢告勞原公之心匪躬是計國有大政于于
來議豈無君子布于周行一老不遺士類永傷輤車啓
行丹旐旆旆公如有靈歆此薄酹尚享

祭王國華學士文

嗚呼公乎東魯碩儒温恭自虛和裕而舒疇昔嚴侯奮
興田里崇學延師以養多士遭時清明為士為卿優游
周行羽儀大廷維玆卿士鄉人是好推轂俊良振拔枯

槁公秉其時亦起於家紆朱曳紫歷游清華歲易時遷進居内相作為文章維世所尚其文伊何制命丹書駢四儷六華榮葉敷至治天子肅奉廟祀公於其時適官禮寺作新制度屬屬小心弟懼弗勝天威式臨公之平生無忤無競不巧為機廉慎以靜慨彼鄒魯羣士景從存者幾何而公竟終凡我同僚情何有極恭陳醪羞以告哀惻尚享

祭張文在教授文

維至順元年閏月某日應奉翰林文字蘇天爵國史院編修官楊俊民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濮州教授張君之靈嗚呼惟君之生逢辰晏寧早親先哲尚識典刑鄒魯遺經漢晉諸史虞初稗官咸究終始發為文字如地出泉操紙落筆累百千言先進日亡君聞日顯學徒雲從戶外屨滿皇慶詔下賓興於家校官鄉郡儒者輝華吳越茫茫秉傳而往校士以文作樂斯享朝有知已詞掖薦揚垂成而止典教濮陽人曰是行克展厥志命

也不融奄忽長逝輤車至止鄉人悲思士失益友學失良師矧在吾儕情好彌篤一奠寄哀有淚盈掬尚享

祭楊府君文

維元統三年三月其甲子朝請大夫中書省右司郎事蘇天爵謹遣甥何佑以香茗之奠致祭于近故從仕郎縣尹楊君鄉文之靈嗚呼昔君初年南游江湖中歲來歸一室宴如忘情軒車娛意圖史既善其身又誨諸子子也有立實才而賢秀出班行華聞日宣恩典尊隆祿

養具美凡我邦人共仰德齒忽承凶訃實怛吾心緘詞往奠尚其知歆

策問

大部鄉試策問

歷數之起上矣昔者帝堯命羲和治歷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夏商周有天下皆改正朔以新民之耳目然則正朔必可改歟漢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其說信歟不然夏啟誓師何以併言三正歟攷之詩書春秋傳或

言夏正或言周正何為而不一歟周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其事亦有所因歟至漢造歷始以八十十分為統母數起於黄鍾之龠其法一本於律唐開元歷専用大衍之策其法則本於易二者可兼用之歟夫治歷者始苛精密後多疎而不合其故何歟漢歷四變唐歷八變變之之故可得而考歟先儒言落下閎但知歷法揚雄又知歷理治歷者必如是而後可以無差歟我國家承金用大明歷至元

中詔改授時歷能知歷法及明歷理者誰歟行之五十餘年無數更之弊者其術果盡合於古歟夫帝王之治天下欽天道以授民時莫重於斯故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諸君子通經博史其於古今治歷之事攷之悉矣若曰推步之學乃陰陽家流則非有司之所願聞

私試策問

夫財用之制有國家者所當務也故洪範八政貨居其一周官一書理財之術亦居其半聖人豈專為利者乎葢養民制國此為重焉夫古今天下一也山林川澤之利寧有異乎何古者財裕而民息後世財匱而民病乎豈理財之方未盡其術乎用之之道不合於制乎今欲取之有法用之有度攷諸古而宜於今其道何以

廷試漢人南人策問

朕惟隆古帝王之為治莫不因郊丘以享帝嚴宗祏以

事神所以報本始崇孝敬也朕荷天地之洪禧纘祖宗之丕緒蓋嘗潔幣玉以祀穹祇肅圭鬯以奉宗廟雖誠意之上通顧制作之當議若稽典禮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而后世分祭合祭之說服冕樂舞之數果同異歟宗廟禘祫之義祖宗昭穆之序諸儒之論何以折中歟傳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或以社為祭地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說何歟今天下治平百年制禮作樂維其時矣子大夫明古今

之制通禮樂之原其詳陳之朕將親覽焉

擬廷試蒙古色目策問

朕聞昔者帝王之有天下也或創業艱難或繼體守文雖所遇之時不同及其成功一也夫周之文武成康德業尚矣漢之高祖文景唐之太宗明皇其治功尚有可議者乎我太祖皇帝肇造洪基世祖皇帝混一區夏列聖相繼治底隆平朕承天地之休居億兆之上夙夜祗畏罔敢逸豫載惟祖宗之治所當先者何歟成周聖王

漢唐英主其得其失所當鑒者何歟子大夫悉心以對

策問

問自古有天下者皆以人材為務夫人材盛衰可以卜世道興廢或崛起山林或教養庠序或見諸謨猷或施于事業唐虞三代尚矣自漢以降張留侯之佐高帝滅秦滅項本以為韓報仇大抵多智謀術數而先儒以謂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何歟及高帝欲易太子留侯乃招致四人以安之論者以謂為子植黨以拒父或以論

者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其説何者為是歟賈誼董仲舒皆負卓越之才觀其奏篇反覆治亂之原天人之對而先儒以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不及賈生何歟二子得聖賢之意者何所考見歟諸葛武侯輔佐先主出師二表臣節凛然論者以謂庶幾禮樂夫以孔明連年用兵專制一方何以能興禮樂歟晉室中興王謝作相當國家顛危之時偉然協中外之望其輔相之業可傳于世者何歟所謂寛恕簡靜高情雅度其亦清

談之弊歟文中子太平十二策獻之隋文皆治世之言
歟唐初諸公果出于其門歟謀猷諫諍於貞觀之治最
有功者孰歟陸贄之相德宗先儒謂有王佐之才指其
奏議言之歟抑謂其相業歟或又以贄比之賈誼何歟
楊綰拜相有方宴客減其坐中聲樂者有以騶從之盛
為省之者有以第舍宏侈毀撤之者既能使一時之人
風動如此其學術於古人亦有可方者歟五代之際有
若王朴者出焉不數年間制禮作樂蔚然勃興亦有可

述者歟夫古今人才多矣能識其逺者大者則可稱焉諸君子周覽歴代之變通攷求人物之得失其於諸公之事必能有所去取請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所藴

問河爲中國患舊矣禹疏九河而患始息周定王時河徙砂礫歴春秋之世弗聞其爲民患何歟攷之九河在兖州之域滄棣徳之間謂之包淪於海者果可信歟漢元光間河决瓠子發卒數萬人塞之甚至天子沈白馬玉璧祠之而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彼謂以人力

强塞未必應天是果廟謨之長算歟唐世河患無聞豈藩鎮分據其地而事有不克登載于簡冊歟宋元祐間或欲導河東流或主北流議論不一其果何者為是歟夫河自南徙入淮而齊魯之患稍息今河復決而北泛濫數百里壞城郭田廬冢墓不知其幾聽其北流則堤防未立郡縣受害導之東徙則工費極大民殫於後將何如則可也夫漢值河決詔徵能治河者賈讓出為諸君子博攷經籍必能深明古今河患及治河長畫其詳

陳之以備水衡之所採擇

書

與西管李士興書

五月吉日趙郡蘇天爵頓首再拜李君士興足下蓋嘗聞之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余與足下雖無一日之雅然而同為安氏弟子則朋友也夫忠告而善道之朋友義也余有一事將為足下道足下試詳而聽之夫古者春祈秋報皆祭于社下至一鄉一里莫不皆然其祭也則

以鄉有道德先生配之近世社祭之名僅存然而大抵非所當祀之鬼而配祭之禮又亡甚矣古禮之廢壞也嗟夫不有講學之君子其孰能復之哉蓋西管名鎮也社祭之禮歲之所常行也而足下又嘗講學者也獨鄉先生之祀又可不復之哉鄉先生為誰安氏是也安氏自石峰如齋默庵子孫三世或家于斯游于斯者七十餘年矣凡使是鎮之人誦詩讀書立身行道敬老而慈幼善俗而化家莫非安氏之教使之然也然則安氏之

功詎淺淺哉夫古者鄉無道德先生猶將合而祭之矧有如安氏者舉而祀之孰不曰宜禮曰豺祭獸獺祭魚夫豺獺尚知報本而況於人乎足下試與里中長老議之如果能行天爵亦將往觀古禮之復焉足下其思之勿忽

答達兼善郎中書

近承賜教知久病新愈夫君子之仕固欲行其志也然事之齟齬者十常八九欲舍而去之不知者以為忘斯

世矣閤下由進士得官二十餘年始以文字為職業人則曰儒者也及官風紀屢行而屢止孰知其志之所存乎向諭印祝泌皇極經世説謹裝潢納上其嘗學於臨川吳先生聞其言曰邵康節天人之學也雖其子弗克傳焉蜀人張行成葢能得其彷彿行成既沒其學又弗傳矣祝泌生於宋季所學者風角鳥占之術特假皇極之名張大之耳撫州有傳其術者覩物即知休咎嘗欲以學授予予弗從而止甚又嘗學于太史齊公每見公

讀邵子書不去手晚歲又釋外篇令其傳録其言曰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經世書有内外篇内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以會極其嘗欲集諸家釋外篇者為一書顧未能也又聞國初李徵君俊民李翰林治皆能通邵子之書或言徵君傳於河南隱士荆先生而翰林不知得於何人也世廟在潛邸時嘗召徵君問之徵君既亡復召翰林問之以其觀之二公不過能通其數耳而康

節之學葢未易言也故曰欲知吾之學者當於林下相
從二十年方可學也因閤下求祝泌之書偶言及之

滋溪文稿卷二十四

滋溪文稿卷二十五

元　蘇天爵　撰

雜著

讀詩疑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二南正風不可謂之樂歟抑無言之歟古者春秋教以禮樂所謂樂者即雅頌之樂乎大韶大夏之樂乎詩三百十

一篇皆古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然則大韶大夏亦笙詩歟不然其辭何以不傳於世也當夫子自衛反魯時魯哀公十一年冬也前六十八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子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次歌邶鄘衛次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歌檜然後歌小雅大雅歌頌終焉由今觀之所正者獨豳以下也而雅頌何嘗不得其所乎若曰左氏後出而作傳何獨豳之下雅之上不得其次歟

詩三百篇婦人女子作者居十之三夫以淫邪婦人而能為此豈聖人潤色之歟不然後世老師宿儒反有不能及者何也

夫鄭衛之詩蓋多淫亂之詩也平王以下朝廷雅正之樂歌亦豈少歟至夫子定詩獨取鄭衛淫亂之詩而棄宗周雅正之樂歌何也或曰平王東遷王室衰微不復能為祭祀朝聘之樂矣夫以大王之尊不能為此而魯諸侯之國也獨得為燕享之頌歟

漢廣之詩言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行露之詩言南國之人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之所汚矣摽有梅之詩言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靜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夫文王之化既能變南國前日淫亂之俗而其婦人女子亦皆有端莊靜一之德獨其男子反不能被文王之化革

其强暴之性何也

淇澳衛人美武公之德賓之初筵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抑亦武公作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皆衛詩也一錄於風一錄於小雅一錄於大雅何也豈聲音節奏亦有豐殺廉肉之不同歟果然則諸侯之詩亦可謂之雅矣

七月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也公劉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也當

成王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皆作詩以戒王今七月録於風公劉録於雅何也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豈豳詩亦可為雅為頌歟果然是一詩而雜三體矣豈所雅頌各得其所乎

六月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也采芑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而賦其事也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常武宣王自將以伐江北之夷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四

詩其事畧同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
雅何也
太史公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
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為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
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
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
題辭始有刪詩之説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

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删之歟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删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考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删詩者果可信乎

魯侯國也詩之有頌者其僭也獨稱魯侯者何也或曰魯人因其請王而作故稱其君為魯侯夫既知尊王而

請之又僭王以作頌何也或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今考之頌皆為僖公而作魯無一詩及於周公何也

執競之詩小序以為祀武王也先儒以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夫古者一王一廟然則是詩也將通三廟而用之歟

詩有變雅變風之文先儒以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自邶迄豳一百三十五篇為變風然則成周盛時齊晉陳

衛所得之正風孔子編詩皆棄而不取何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今考之詩自成至宣列國之風無一篇可見平桓以後天王未嘗巡守也而所編之詩如此其多是果孰傳之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先儒之說如此夫風雅體製不同音節亦異雅非可降為風也謂夫子編詩而降之耶

則未編之前亦不聞名為雅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放鄭聲然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齊風十一篇而淫奔之詩四陳風十篇而淫奔之詩七視鄭衛有過之者夫子胡不並絕其聲以為法哉

樂有五音十二律詩之雅頌祭祀燕享之樂歌也必當時所作而用之所以協乎五音十二律也二南國風民俗歌謠之詩也今亦用之於樂其聲音節奏果能協於

五音十二律爭不知古人因詩以度樂歟抑因樂以爲詩歟若曰因詩以度樂則白華南陔等詩又將何以爲樂歟

詩自唐虞有之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是也及夫子定詩獨取周詩僅及商頌數篇而已虞夏之詩皆棄而不取何也若曰恐虞詩歲遠而亡然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所聞者非舜樂歟

戊辰之冬閲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

筆錄之葢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顧學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三史質疑

遼人之書有耶律儼實錄故中書耶律楚材所藏天歷間進入奎章閣次則僧行均所撰龍龕手鏡其他文集小說亡者多矣

金章宗初年即命史官修遼史當時去遼不遠文籍必有存者猶數勑有司搜訪事迹其書又經黨懐英趙渢

王庭筠諸名士之手章宗屢嘗促之僅二十年陳大任始克成編

金太祖初起事多草創故實錄所書止此海陵被殺諸公逢迎極力詆毁書多醜惡世宗實錄適當章宗承平好文事最周詳章宗之事方公撰述而衛王被殺國亦南徙宣宗怨其含巳立叔棄其橐于燕曰俟還都為之未晚在汴諸公復以為請始撰述之時中原新經大亂文籍化為灰燼故其書尤踈畧諸大臣子孫多死于兵

僅著數十傳而已衛王實録竟不及為國亡之後元好問述壬辰雜編楊奐天興兵鑑王鶚汝南遺事亦足補義宗一朝之事

金亡元帥張侯柔收拾金史北歸中統初送史院當遺乎而海陵實録何故復存當正大末義宗東幸元好問為史官言于宰相請以九朝小本實録馱以一馬隨駕豈以太祖太宗睿宗世宗文實録十卷熙宗海陵世宗顯宗章宗文實録十八卷章宗宣宗為九朝乎

不知張侯收圖籍時太宗熙宗之史何以獨見遺也

金諸臣三品以上方許立傳然多無事業所書不過歷官歲月而已四品以下當載者多而史却不載當訪求之若夫將相大臣卒于太宗熙宗衛王之時者雖歷官歲月今亦無所考矣

金亦常為國史今史館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紀章宗嘗命翰林應奉韓玉修功臣列傳曰是家何幸得斯

人作傳耶惜乎其書不存

元好問為中州集小傳多庶官及文學隱逸之士所以補史之缺遺惜其尚多疎畧又所述野史名臣言行録未及刋行當訪求于其家

葉隆禮宇文懋昭為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説多得于傳聞葢遼末金初稗官小説中間失實甚多至如信如張師顔南遷録尤為紕繆

金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渢皆有文

集行世兵後往往不存若趙秉文文集乃國初刻本亦多回護民間恐有别本

太史齊公履謙嘗言金大定中翰林應奉耶律履撰庚午元歷最為精密國家修授時歷時推算前代歷書惟庚午歷及唐宣明歷不差又言太史院舊有宋前後修改歷書因革數百卷可備修律歷志用其書後歸祕書監

遼金大族如劉韓馬趙時左張吕其墳墓多在京畿可

模碑文以備採擇

金人術藝若武亢之天文劉守真之醫術皆造精妙當採其事迹作方技傳

高麗西夏皆嘗臣服宋金及與遼人戰爭今於三史當各附見乎或别為書乎

金人入中原宋臣死節者僅十數人奉使不屈如洪皓朱弁輩又數人而宇文虚中者既失身仕金為顯官矣

金初一切制度皆虚中所裁定如册宋高宗為帝文亦

虛中在翰林時所撰第以譏訕慢侮權貴被殺今宋史書曰欲因虜主郊天舉事果可信乎甚至比為蘇武顏真卿而又錄用其宗人固曰激勸臣下然亦何為飾詐矯誣之如是乎

施宜生邵武人本名逵宋政和間擢上舍第為潁州教授汴陷南走建賊范汝為作亂宜生從之賊敗復北走齊上書陳伐宋之策為議事官齊廢仕金累官翰林侍講學士正隆四年冬偕伊喇必埒哩使宋宜生自陳昔

逃難脱死江表義難復往力辭不許葢是時海陵謀伐宋故以宜生往使以係南士之心與用蔡松年為相之意同宜生既歸以必埒哩至宋不遜不即以聞被杖五年除翰林學士次年中風疾大定二年致仕三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此見於世宗實錄及蔡珪所述宜生行狀可考岳珂作程史乃云宜生使宋漏言將用兵意曰近日北風甚勁又曰筆來筆來歸則被誅又云海陵既死后圖克坦氏被殺按世宗實錄圖克坦氏至大定十闕年方

死是皆小說傳聞修史者可盡信之乎

宋自太祖至寧宗實錄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其他宗藩圖譜别集小說不知其幾今將盡加筆削乎止據已成國史而為之乎

理度兩朝事最不完理宗日歷尚二三百冊實錄纂修未成國亡僅存數十冊而已度宗日歷殘缺皆當訪求

史官修史在內天子動靜則有起居注百司政事則具于日歷合而修之曰實錄有實錄方可為正史宋仁宗

初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乃命三司判官程琳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是闕起居注必當補修龍圖閣學士宋敏求補撰唐文武宣懿僖昭哀七帝實錄共一百八十三卷今理宗實錄未完度宗衛王皆無實錄當先采掇其事補爲之乎即爲正史乎

宋史官洪邁進言國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先爲一書仁宗英宗兩朝繼爲一書神宗至欽宗四朝又爲一書凡大政事大議論如禮樂食貨兵刑選舉皆首尾斷續

不相貫穿天文地理律歷藝文每書登載復爲煩雜於屬辭比事之體若未盡善乞纂成九朝國庶幾法度章程合而爲一當時亦不及從其言也周世宗次第削平諸僞宋太祖因其子母孤弱取之宋史言陳橋兵變者欺後世也宰相范質曰倉卒遣將某等之過陳大任遼史書曰周殿前都點檢趙匡亂篡其主自立今修宋史用是例歟別有說歟

宋太祖之死人多疑之觀長編所載隱隱可見如曰上

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其言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夫太祖英明如此疾又未至大漸果欲屬以後事何不名宰相共命之乎翰林袁公桷嘗言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趙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私作普別傳始畧言之果可信歟

袁公又言天聖三朝正史多有謬誤神哲徽欽四朝史

多所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刋削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當求野史書之

先儒以修史為難昔隋堯君素周韓通之死史官不為立傳葢難言也如新五代史諸世家則曰其後事具國史今宋自寧宗金自章宗已與國家相接欲盡書之則有當回護者欲盡削之則沒其實矣如曰事具國史則金自章宗後僅三十年始亡宋自寧宗後僅五十年始亡豈可皆不書乎況其死事之臣又豈止一堯君素韓

通而已

鄭夾漈言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至唐修晉隋二書始用衆手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顔師古孔頴達則修紀傳以顔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也所以晉隋二志高于古今歐陽公修唐五代史律歷專資於劉義叟今之儒者孰為明天文律歷地理之學者乎

歐陽公修新唐書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今三史舊傳當廢者有幾傳志當增者有幾如宋中興四朝史諸傳尤少蓋當理宗初年諸公猶多在世故也

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凡十九年始成歐陽公修新唐書十有七年李燾編續通鑑長編垂四十年今修三史限以歲年可乎

先儒有言修史者當得人得書司馬溫公修通鑑也史

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唐以來則稗官野史及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皆不敢忽今三史筆削宜得其人考證當得其書庶幾可傳於世

至正癸未勑宰臣選官分撰遼宋金史翰林學士歐陽公玄應召北上道出鄂渚余以三史可疑者數事

欲就公質之適公行役倥傯不果因書以寄之趙郡

蘇天爵記

滋溪文稿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程晉錫

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元 蘓天爵 撰

章疏

經筵進講賜坐

帝王之治典學為先開設經筵實為盛典欽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勵精圖治嗣服伊始詔開講筵特命宰輔臺臣及選奎章翰林儒宿十日一進講讀所以輔益聖

德緝熙大化實宗社無疆之福中外臣民孰不忻忭竊
聞講官所進說者祖宗之聖訓聖賢之格言然則不可
不敬也自昔講官侍坐有儀葢所以尊師重道從容降
接非第循故事而備外師也今陛下春秋鼎盛聖學方
新其於祖宗之訓聖賢之言樂於聽聞獨於講官尚未
賜坐夫以三代令五皆置師傅之官坐論道義世祖皇
帝每名儒臣進對亦嘗賜坐俾盡所言伏願自今以始
每進進講賜坐設几從容顧問凡古今治亂之原及民

間情僞得失俾講官詳究敷陳薰陶感發如此則聖學高明治化熙洽而經筵所設誠非虛文矣

乞褒贈李延平

竊聞禮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古者封爵之典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蓋各有等差也欽惟國家隆儒重道褒崇之道靡間古今上自洙泗之聖哲下及伊洛之儒先咸蒙加封公侯爵號所以尊崇斯道之傳表章風化之美誠明時之令則斯文之盛遇也然而尚

有道德隆重為世師表爵位弗稱未及褒崇畀職起自
諸生叨居言路所當敷陳伏覩延平先生李愿中當宋
氏南遷之初中國擾攘之際三綱不振九法亦隳先生
興自南荒稟賦異識闡明聖學興起斯文既退藏於一
時思傳授於多士存孔孟傳心之正學續伊洛經訓之
格言獨惟朱子學傳其要令天下混一朝廷右文六經
之傳四書之訓貢舉以之取士庠序以之教人所以明
聖賢之道立彝倫之序者朱子之功蓋甚大也考之宋

史方朱子之初年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捂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由是言之雖以朱子之高明猶賴延平之啓迪矧在後世可不師其學乎切惟近代儒先莫如伊洛之盛夫濂溪二程既已封公張吕朱子俱列從祀而延平之學上傳周程下授朱子獨未褒崇誠爲闕典昔者朱子竹林精舍已嘗以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當時儒者咸謂合禮然則

令之敷陳非一人之私見實國家盛德之舉也如蒙奏
聞下禮官議比擬周程朱子優加封謚列諸從祀之位
既足以彰聖朝隆儒重道備脩祀典之意又使學士大
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

請詳定朝儀班序

朝覲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不可不肅夫九品分官
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
尊嚴則觀望隆重朝廷典憲莫大於斯邇年以來朝儀

雖設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爲衣紫從五與正五雜居共曰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下至八品九品蓋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正從二品衙門次及諸司院局各驗職事散官序立正從班次濟濟相讓與與而行如有躋躐品秩差亂位序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

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觀瞻

乞增廣國學生員

國家興隆庠序敦崇勸勉責在憲臺夫成均實風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廣員額樂育賢能昔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新百度知為治必資於賢者而養賢必本於學官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為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孫是時學徒未有定額其後政教既修學者寖廣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然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至使胄子無從進學殊

非祖宗開設學校廣育羣材之美意也葢自昔國家未有不由作興英賢而能爲治者也故漢室中興圜橋門者億萬計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員人材之多近古未有洪惟國家海宇之廣庠序之盛又豈漢唐所可比擬獨於學徒員額猶少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嘉惠儒術至於學校長育人材尤爲先務宜從都省聞奏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内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應入學者並如舊制錢糓所費歲支幾何人材所關實爲至

重如此則賢能益盛俗化益隆其於治道實爲有補

建白時政五事

欽惟國家建置臺憲務求賢哲克廣聰明若或緘默而不言有負朝廷之任使畀職猥以菲才備員六察粗有聞見謹用敷陳蓋畏天變者所以盡事天之誠享宗廟者所以隆孝治之道輔聖德者所以建太平之基敬大臣者所以求贊襄之益恤黎民者所以固邦家之本匪欲徒爲空言惟務切於時政尚憑采擇伏希奏聞

一自昔人君之居天位兢兢業業不敢暇逸所祗畏者惟天而已然而國家之政既脩則天地之容斯隱否則天出災異以譬懼之甚矣天心仁愛人君之至也可不夙夜脩省克謹天戒乎欽惟聖天子躬膺眷命丕纘皇圖上應天心下孚民志將見治化方臻禎祥疊至邇者太史上言三月癸卯望月食之既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夫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令焉薄食得非刑政之失而致然歟且月食之既為異已甚日

食純陽之月古尤忌之蓋陰盛陽微君子之所懼也有天下者其可忽諸今天子聰明仁孝天下化服宜奮乾剛聿脩刑政疎遠邪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轉為禎祥日月貞明宗社蒙佑若曰日月薄食自有常度天道悠遠人不可知是乃姦邪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

一郊社宗廟國之大祀尊親兼著廟享尤隆是以古之王者必行親祠之禮所以報德祖宗廣孝治也洪惟

國家隆興百年禮樂文物光昭簡冊世祖皇帝肇建
太宫武宗皇帝親行大禮列聖相承典章具在文皇
帝撥亂反正以定天下臨御五載治化休明爰自賓
天臣民思服載涓吉日班祔有經欽惟聖天子祗承
遺詔入奉宗祧夙夜寅畏圖新政治恭事東朝既盡
於奉養顧瞻清廟宜展其孝思伏願率遵舊章躬行
祀禮則祖宗歆享降福於萬年聖德孝恭有光於四
海矣

一古者天子雖有聰明睿聖之資必待左右之臣匡直
輔導然後德化可成也周成王即位之初春秋方富
於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輔養保護克盡其道以至
侍御僕從亦皆正人故成王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
言卒能養成德器致治隆平享國久長為周賢君欽
惟聖天子春秋鼎盛臨御九有睿聖之德度越百王
然猶開設講筵鑑觀古訓葢所以輔益聖德緝熙元
化者也夫以儒臣宰輔進見有時惟朝夕與居薫陶

德器正賴侍從承弼之得人也伏願博選勲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臣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左右交脩内外相養則聖德日新治化日隆矣

一帝王之職在任宰相宰相者所以輔佐天子撫綏兆民燮和陰陽賛襄政治而已故人主躬親庶政禮貌大臣常於進見之間俾盡論思之道洪惟天朝富有四海列聖臨御保守治平遇臣下者既盡其禮大臣

碩輔獻納謀猷事君上者亦盡其忠君明臣良千載一時也欽惟聖天子聖德寛仁臨乎臣民之上天下之大萬機之繁朝夕都俞共圖為治者二三大臣而已然而古昔人君待遇其臣亦未嘗不至也故燕饗所以通上下之情蒐田所以習武備之禮命之爵禄以求其用賜之居第以安其身葢皆昭儉而合禮未始踰制以厲民今朝廷政化更新中外望治樞機之臣固宜尊寵是以爵禄之貴居室之盛宴享田獵之

樂可爲至矣伏惟二三大臣同心一德勉圖報稱雍容廊廟夙夜贊襄俾公卿得人風雨時若紀綱正而朝廷尊賞罰公而民心服不亦至盛矣乎

一天下之事當謹於微民惟邦本尤不可忽國家自太祖皇帝戡定中原世祖皇帝混一海宇黎元休息百年於兹爰自近歲以來雲南土人作亂海南黎蠻爲梗有司視爲故常不加安輯邇者猺賊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殺虜官吏民庶夫道州湖南一郡也先此廣

西之民已被其害今復轉入內地此其為患不細方今天下雖號治平然山東實股肱郡去年河水為災五穀不登黎民流冗者衆朝廷間嘗賑給猶未克贍江淮之南民復告飢河北諸郡盜賊已未獲者三千餘起夫民窮為盜蓋豈得已為民父母顧將何如豈可優游燕安視若無事伏惟朝廷宜急講求弭安盜賊方畧賑救飢民長策使海宇清謐黎民富足實為宗社之至計也

乞續編通制

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輔乎治也律者歷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國家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例葢禮樂教化固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實輔治之具故設律學以教人置律科以試吏其所以輔乎治者豈不詳且密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戡定中夏法尚寛簡世祖皇帝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聖相承日圖政治雖律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歳月既久條例

滋多英宗皇帝始命中書定為通制須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幾二十年矣夫人情有萬狀豈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時官曹材識有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擬議有輕重之殊是以煩條碎目與日俱增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遍舉若不類編須示中外誠恐遠方之民或不識而誤犯姦貪之吏獨習知而舞文事至於斯深為未便宜從都省早為奏聞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圓坐聽讀定擬去

取續爲通制刻板須行中間或有與先行通制參差牴牾本末不應悉當會同講若畫一要在詳書情犯顯言法意通融不滯於一偏明白可行於久遠庶幾列聖之制度合爲一代之憲章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肅清治化熙洽矣

論不可數赦

自昔國家務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數行必致紀綱之多紊是以先王既興禮樂以教民又嚴法制以懲惡蓋禮

樂興則教化洽法制嚴則姦貪懼未嘗數赦以病民也唐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有云君子不幸小人之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朕有天下以來嘗須慎赦蓋數赦則愚人嘗冀僥倖唯欲犯法不復能改過矣誠哉太宗之斯言也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嘗肆赦臨御既久聖德深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肅清禮樂脩舉姦貪知懼善良獲伸故中統至元之治比隆前古

欽惟聖天子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施令必先至仁踐祚伊始已降寛恩然自近歲以來赦宥太數誠恐姦人貪吏各懷僥倖大為姦利非國之福也夫以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歷改元至元統初歲六年之中肆赦者九蓋數恩宣澤雖出於朝廷之美意然長姦惠惡誠為政者所當慎也伏願自今以始近法世祖皇帝之所行遠鑑唐太宗之所言使中外臣民洗心革慮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復覬不勝幸甚

災異告白十事

葢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此自昔國家消弭天變感格人心之至計也洪惟天朝列聖臨御深仁厚澤涵育羣生或遇災異猶思脩省誕布德音務施實惠是則祖宗畏天愛民之盛德也邇者日月薄食星文示變河北山東旱蝗為災遼東江淮黎民乏食方此春夏之始農人播植之時災異若此歲事何望夫天之變異葢不虛生將恐人事有乖和氣當是之時國家正

宜訪求直言指切時政矧在巳職忝居言官豈容緘默
伏願朝廷哀矜黎民誕敷實惠更新庶政勿示虛文庶
幾消弭天災感召和氣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賞罰者國之大柄朝廷紀綱繫焉故賞不失有功則
勞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綱紀必隳
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雖
人君不得而私也況左右臣隣敢擅威福而為之乎
竊聞近日以來倖門漸啟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以

希賞有罪者僥倖以求免中外聞之竊議傷嘆誠恐刑政從此漸隳紀綱自此日紊勞臣何以示勸姦人無所警懼矣伏願自今以始凡官員刑獄敢有交結近侍互相請託恣為罔欺紊亂政治者嚴行禁治中書左右兩司及六部等官所以參贊宰臣決理政務者有不思奉公守法阿容苟從并許究問庶幾刑罰有當刑政肅清雍熙之化可坐而致矣

一節用愛民有國之常經今朝廷用度不足弊在於浮

費不節所入者有限而所出者無涯遂令内外帑廩皆未充贍夫天下之財皆出於民既傷其財民必罹害故愛民必謹於節用也葢國家財用責之户部户部責之運司州郡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未足則嗟怨之氣上干天地陰陽之和此水旱災變所由作也宜從朝廷專命中書省官二員督户部詳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裁官吏之宂員減僧道之好事凡百用

度務令撙節庶幾國用既充民無橫歛感召和氣莫急於此

一遇災知懼聖賢之明訓昔之有國家者凡値凶荒災異必減膳徹樂側身警畏憂恤元元惟恐其不至也蓋天災方作民食未充在位者於此時何忍相與飲食燕樂而不恤其民乎近年以來朝廷無事待遇勳臣固爲優厚然而宴享太頻財用不能無費夫珠璣國之重寶馬政國之大事令宴享必以殺馬爲饌珠

璣爲花試恐習俗成風奢侈日甚費財擾民有損國
治矧當災異薦臻尤宜警懼以答天意今後内外百
司凡有必合筵宴一切浮費奢靡之物並宜裁節禁
治是亦恐懼脩省之一事也
一在古有訓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蓋言人之爲善爲惡
殃慶各以其類應也後世佛教既入中國始言人能
脩奉佛事輙獲福利小民信之或不能悟甚至有國
家者傾其府庫捨施金帛供佛飯僧惟恐不至然其

徵驗蓋可覩矣是以中外之臣言其可罷者十常八九而國家崇信方篤不忍遽已邇者徽政院臣以府庫不充金帛不給啓奉懿旨凡在興聖宮常例好事一切罷止令朝廷政教惟新方圖孝治宜體東朝之意凡大内常例好事宜權停止豈惟制節浮費有裕於國家庶幾不惑異端有關於政化也

一建官分職本以為民官冗事繁適足害治蓋古者爵禄所以待賢才熙庶績非以供人之欲給人之求者

也是以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擊柝皆有定員而無曠職故官無苟得人無倖心洪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官之制詳酌古今之宜故治化成而事功立爰自近歲以來官府日增選法愈弊俸祿既廣事功益隳夫文翰之職既同何為復列數職造作所司既一不應又置數司掌軍政者亦既俱分奉祭祀者似太重複至於屬官辟吏員額雜冗吏俸食米內外繁多若不早為裁減日久愈難沙汰夫科場取士

三年止得百人令吏屬出身一日不知其幾即自中書類選已有積年不調之苦孰思數年之後吏部選又將奈何宜從都省早爲閳奏照依至元定制合并裁減不惟省去冗員清選舉之方亦以節制浮用爲裕財之道

一命郡縣之官唯欲圖治班田禄之制所以養廉令國家設官固有高下之列須禄當無厚薄之分然而朝廷卿士俸廪既均郡縣公田多寡不一亦有剏設員

闕逐月止請俸錢故廉者奉公凍餒其妻子貪者受賄辱及其宗親各處雖嘗申明其事主者但言設置已久廉吏嗟嘆無可奈何宜從戶部行移取勘各處所闕公田於係官田內均行標撥豈惟廩祿惠及官吏之一家庶責賢能洽治郡縣之兆姓

一錢幣之制在古所以惠民鈔法之行歲久不能無弊蓋米粟布帛養兆民之本錢幣鈔法權一時之宜故法久必更理當然也昔者世祖皇帝始立法制遂行

中統交鈔其後又行至元寳鈔夫行之既久真偽不無坐罪雖曰匪輕獲利自是甚重爰稽造鈔以來元額已踰數倍以致鈔日益虛物日益貴民庶有倒鈔撿鈔之擾官吏有監鈔燒鈔之害欲救其弊理宜更張洪惟武宗皇帝即位之初始命尚書省更行銅錢本欲復古以便民未聞有妨於國計葢因至大巳後一切矯枉太過因併銅錢遂亦不用夫行封贈所以勸忠增俸禄所以養廉禁干名犯義者厚風化之原

減吏員日月者奬奉公之吏是皆尚書省所行未聞人以為非何於銅錢獨為不可況遠自唐虞近及宋金明君賢臣阜民之制皆本乎此矧今國家疆宇萬里錢幣之制祖宗已嘗舉行宜從都省明白奏聞令户部官講究歷代鼓鑄之方用錢之制遠近便宜斷然行之豈惟救鈔法一時之宜實所以遂民生無窮之利也

一治平既久民獲奠居版籍既定田無餘畝益山東益都之境自昔號稱廣斥書所謂萊夷作牧是也今國

家平定葢已百年戶數土田悉有定籍邇者姦人妄行呈獻凡民之田宅墳墓悉指以為荒閑朝廷雖嘗差官覆實輒與符同不復考察夫旣設置官吏遂為㑹歛錢糧幸因水旱為由不克收滿元額民旣無所控訴官亦無可奈何驗其一歲所入之稅糧僅足諸人所支之俸給不能裕財富國徒足以害衆擾民剏令山東黎民阻飢盜賊多有誠恐因之別生利害欽覩天歷元年詔書節文有曰國家租稅自有常例令

後諸人毋得妄獻田土違者治罪擬合欽依明詔將山東田賦總管府等衙門革去其百姓合納租賦並依舊制庶使一方之民咸獲有生之樂仰稱文宗皇帝發政施仁之盛德

一薄賦稅者治國之大經廣聚斂者蠹民之弊法夫以河南之地方數千里所稅輸糧已有定數先之以劉亦馬罕妄獻地土既已長流海南是無閑田亦已明矣爰自延祐以來姦人竊取相位欲興功利以固權

寵輒以經理爲名惟欲擾害其衆名曰自實糧田實是强行科斂朝廷深知其弊累降詔書免除有司失於奉行至今令民包納夫以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差税之入悉有定制乃因興利之徒遂遺斯民之害擬合欽依累朝詔旨其經理虛樁之數並行革撥豈惟彰朝廷薄斂惠民之厚澤亦以植斯民本固邦寧之遠圖

一國家之治當視一而同仁夫以高麗爲國僻居海隅

聖朝肇興首効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勤勞釐降公主
葢所以懷柔小邦恩至渥也比年以來朝廷屢遣使
者至於其國選取子女求娶妾媵需索百端不勝其
擾至使高麗之民生女或不欲舉年長者不敢適人
憤怨感傷無所伸訴方今遼東歲歉民適告飢和氣
之傷或亦由此今後除内廷必合取索外其餘官員
敢有不經中書擅自奏請取索高麗女子及因使其
國娶妻妾者擬合禁治庶幾彰國家同仁之治慰小

邦嚮化之心

乞免飢民夏税

天生蒸民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言易有聚人曰財之文我國家興隆百年子育兆姓雖賦税專征於郡縣而恩澤常出於朝廷爰自去歲以來不幸天災時見或值乾旱或遇霖雨河水泛溢年穀不登以致江浙遼陽行省山東河北諸郡元元之民飢寒日甚始則質屋典田

既不能濟甚則鬻妻賣子價直幾何朝廷雖嘗賑恤數日又復一空朝食樹皮暮食野菜飢腸暫充形容已槁父子不能相顧弟兄寧得同居壯者散為盜賊弱者死於途路聞之亦為寒心見者孰不隕涕殆茲春夏之交將謂蠶麥可望虫已損其桑柘蝗又食其青苗夏麥既已不收秋田猶未下種天災若此民窮奈何衣食尚且不充賦稅何由而出誠恐州縣官吏但知依期征索箠楚既施瘡痍益盛夫民國之赤子財者本以養民宜從

朝廷早賜聞奏驗彼災傷去所曾經賑濟之家合納夏稅量與蠲免庶幾實惠普洽困窮銷愁怨之苦為歡悅之心和氣既充陰陽自順四時協序百穀用成黎民雍熙天下幸甚

請保養聖躬

天下安危係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身安則天下安矣是以古之王者慎起居以節嗜慾親忠良以稽古訓蓋所以調護身體安定黎民實惟宗社之至計也欽惟皇帝

陛下纘承正統端拱淵默開設經筵怡神圖史而祖宗
基業之隆天下安危之計不可不深慮也昔者太祖皇
帝龍奮朔方肇基王迹身屬櫜鞬櫛風沐雨削平諸國
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世祖皇帝既臣宋人遂大一統選
士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澤普洽羣生列聖相繼保守
治平至我明宗皇帝文宗皇帝遭時多難播越南北撥
亂反正中興帝業臨御未久傳之嗣聖洪惟陛下春秋
鼎盛聖質日長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祖

宗之勤勞念基業之艱難四方之人亦皆延頸企踵注
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想見太平治化之盛近聞
起居稍違安適旋即和平聖躬萬福然而不可不慎也
夫以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年之業為
億兆之人父母固當夙夜寅畏調護聖體以慰臣民之
望今聞鑾輿將出北幸上都廬帳服御供奉惟謹而道
路之間寒暑霧露尤宜調攝葢人君所愛莫切於身忠
臣事君亦莫切於愛君之身嘗聞殷書曰惟王不邇聲

色夫成湯清淨寡欲純乎天德故能享國長久為殷盛王孔子亦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傷伐本根或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伏惟陛下思天下安危之本監殷書孔子之言節嗜欲以調養聖躬親忠良以日新德業則宗社奠安生靈幸甚畀職備員臺諫思圖報効輙陳狂瞽之言無任惶懼之至

修功臣列傳

古者史官所以論著君臣善惡得失以為監戒者也欽

惟聖朝龍興朔方滅金平宋遂一華夏而閥閱勳舊之
臣謀猷才能之士茍不載之簡策何以垂示方來夫祖
宗大典既嚴金匱石室之藏而功臣列傳獨無片簡隻
字之紀誠為闕典然自大德以來史臣屢請采輯有司
視為泛常迄今未盡送官當職昔當備員史官謹具四
事以備采擇

一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太史公考一時
之得失則編年為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為備要

之二者皆不可闕近代作為實録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復為傳以繫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間初撰祖宗實録於時諸臣多在及元貞初詔脩世祖實録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録送史館更欲紀述一代之事寓脩諸臣列傳然以進史日期太迫諸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向脩經世大典臣事之見於簡冊者十居二三

矧令翰林職專筆削若復曠日引年不復紀載將見

勲舊盛烈泯沒無聞為史官者無所逃其責矣此列傳之所當脩也

一昔司馬遷為太史令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宣布於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焉夫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於網羅今史館脩書不過行之有司俾之采録或功臣子孫衰替而無人供報或

有司憚煩而不盡施行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當取國初以來至於某年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孫宗族或即其親舊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諸公遺文各處或已刊行開具模印未刊板者令有司即其家抄録校讐無訛申達史館嚴立程限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日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則無貴賤且作史者本欲紀載賢能以為後世之法初豈别其貴賤而輙以為等差故趙周既貴姓名止見於當時黄憲雖微善行永傳於後世近自金源以來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得登於史是使忠烈隱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文書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以至如此令二品以上雖有官爵别無事迹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賢政績可紀或隱逸之善著述可傳或人子之事親若王

祥之孝感或義士之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於編以為將來之勸

一史之為書善惡並載蓋善者所以為勸惡者所以為戒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史臣亦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令修史條例止見采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於書歟彼姦臣者固不卹其書與否也令從而泯滅之是使姦計暴行得快於一時無所垂戒於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為

惡乎且如阿合馬桑哥帖失倒剌沙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弑逆之謀庶幾姦邪之徒有所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迹多出於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實又當參以刑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如此則善惡備書而無虛美隱惡之譏矣

滋溪文稿卷二十六